



移書 對向 序

檄 設

難 辭

十一

16
2701
12



門 16
號 2701
卷 12

重訂文選集評卷十一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男

璿峻如
璩伯吹
堅式玉
校字
域超眇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讓責也太常周之
宗伯識用廣大謂之博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五臣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論註觀
近二字貫下讀猶云近日也逸失也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

儒博士或不肯置對置對論議
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先敘後辨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

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

何曰此亦節略
漢書似不當題
之曰序○又曰
書詩之序皆出
後人何為不可
古人體製賴此
書以存何得妄
議
何曰陶唐氏既
衰而後有劉累

昭和十一年
二月六日

衰字有本
六經皆載道之
書道字為一篇
之綱

戰國

察

漢高祖

孫曰此視儒林
傳序較簡核然
事則詳贖
惠帝

文帝

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
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五臣有子卒而大義乖

論語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大義詩書禮樂之義也

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

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漢書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

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史記李斯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

延尉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去始皇大

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

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尚祖時通為權制禮儀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易以下筮書不禁

至於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

意楚漢春秋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論註周勃封終侯與灌嬰為二人善註所以以絳灌為一人也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

此皆漢之先世
寧過而立之者
也

李曰不推董生
何故 何曰漢
儒林傳賈誼為

春秋左氏傳訓
詁授趙人貫公

故獨稱之為建
立古學勸也

武帝

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

史記伏生濟南人秦博士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良曰掌故官名尚書

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

漢書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

今其書見現在時

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謂初出也天下眾書

往往頗出皆諸子孔子

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賈誼作左傳訓詁為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謂前皆出於

建元之間建元武帝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

相合而成成二十九篇泰誓後得外多一篇博士集而讚之

七略孝武皇帝未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

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

書字也朕甚閔焉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漢書注全經末被書之時也

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也逸禮有

以上言欲得全
經之難

成帝

此言雖有全經而未列學官或因事廢格或為人抑止故事沮不行作一結束

以上述往事以下乃責讓孫曰此處真是千鍾百鍊然却無一浮語俱是本色顧奇險亦

未嘗不具愈玩愈妙

孫曰漢書作以尚書為備是此不字後人妄增哀帝

方曰不誦有數病一是摸不着路頭一是守末師口說一是貪懶厭煩亦近來文士株守墨藝

三十九篇書十六篇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多十六篇天漢武帝年號之後孔安國孔子孫獻之遭

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脩皆古文舊書

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

離其真離本經之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三事尚書左傳逸禮也以考學

官所傳經或脫簡有或脫一作編漢書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或間編二百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

與此同抑而未施因考校舊文而博問人間得此諸儒之遺學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

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綴集也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

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

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俗備偏

而亡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見破謂立學官破其先師文義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

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全句

豈不哀哉三學劉歆所立者漢書註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以左氏傳別行不為春秋而作今聖上哀帝德通

神明繼續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多挾私心嫉妬雖深照其情

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同遣

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

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八

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

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謂歆所欲立者皆先帝成帝所親論今上所

不讀經史通病

考視其學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何曰內謂陳發秘藏外謂

相公貫公駁詰殊敏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

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子乘人事伏生反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反施讎字長卿沛人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並

宣帝却插於此

從田王孫受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

字長翁琅邪人從京房受易又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

方曰全經所以得復見在此二句

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指逸禮逸書左傳所

方曰一氣包裹結得完足

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

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孫月峯曰敘經術廢興明白有條理可與史漢儒林序參看。余往日讀此文嘗私自付謂有何佳處而家家選之至今

次讀乃見其工妙作文俟後知良不易言。

李安溪曰敘道術興廢上下千餘年而斯文之志甚銳賈董

二劉鄭康成之功所以至今不腐也。孫執升曰通篇以道字為關鎖尤是本原之論。

方伯海曰按是時各經俱立學官此所議者乃孔壁所出之

逸禮逸書及左傳春秋耳逸禮雖出孔壁朱子疑為漢儒摭

拾附會盤詰勢倍後人疑其文反與於二典是皆不必深辨

而左傳之三體五例實與麟經相為發明既立公穀二家於

學官何可獨遺左氏亦緣其最後出耳但范甯謂左之失誣

如叙陳敬仲始末予亦疑之想必陳氏代齊之後後人假托

卜筮以神其說否則春秋之時景公尚為齊君陳氏尚為齊

臣直許其有齊國是明導以篡弑之事有是理乎且此語聞

於桓公之世其傳之於魯寧不本之自齊陳氏自僖子以前

如木始萌可搔而折也否則即作於新莽居攝之時蓋新莽

假託黃虞附會符命故託此以印合其事尤為近似安知不

即出於子駿之手也但於經學分合聚散原委秩然使後代

得讀全經三傳羽翼之功不可沒已。

孔德璋北山移文

向曰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彦倫隱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乃假山靈意移之使不得至陔齊都

今江寧府鍾山在江寧府東北移文謂彼此相知會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英靈謂其神也梁簡文帝章華傳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獨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謂山之英靈驅驅煙霧勒移文於山之庭也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

題用三折筆虛領

出塵之想度白雪

五臣作雲以方潔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

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叶退亭亭高聲貌芥草也

聞鳳吹於洛浦

王子晉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何曰延瀨似指廷陵季子值披裳公事

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

豈期終始參差路蒼黃翻覆

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淮南子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墨乍

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

重刊文選集言

移書

北山移文

再用四語慨歎

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尚生子平也隱居不仕後漢書仲長統字公理性傲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世有

引出周子

周子儁俗之士

儁俗俗中之俊也

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

方曰學字習字

隱南郭

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曰吾聞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對曰恐謬德而遺使者非蓋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南郭子綦隱

可接人下段鳴

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櫻情於好爵

容隱者儀容

其始至也將欲排

騶又從其初入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

去聲

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

說起此得離法

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

齊書顧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者

文便不直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列仙傳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

浦曰初境及面

席次袂聳筵上

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

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

敲透轉境乃極

帶憤石泉咽而下愴

創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

不堪

金章縮墨綬

金章銅印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

浦曰就出山帶

妙譽於浙右

字畫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

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映山中文乃入

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

倥偬繁迫貌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

律

結課每紛紜於折獄

結課考第也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

何曰險詣

希蹤三輔豪

漢書京兆尹王馮翊右扶風是為三輔

馳聲九州牧

方曰此段極寫

映明月獨舉

我北山自謂也

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

其燕開正妙與

逕荒涼徒延佇

同

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前段相激射

山人去兮曉猿驚

投簪謂疎廣也東海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轉折愈多節脉

愈繁是駢體勝

處

處

愈繁是駢體勝

處

處

處

引入勒移

人故曰海岸蘭蘭佩也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踈詣慨游子

醒勒移却還是題前

羅罷一作羅罷

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西山臯亦採薇地阮籍奏記

至此說到恐其復來方見本旨

將耕東皇之陽

今又促裝下邑浪棧浪棧也上京浪鼓也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

於山局魏闕象闕指朝廷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一作蒙恥碧嶺再辱丹崖

重聲

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匡洗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斂

勒移正筆

輕霧藏鳴湍截來轍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妄轡妄行之轡於是叢條曠

意則深嚴筆則飛舞

膽疊頰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言草木皆怒為之拒抗也請迴俗士

駕為君謝逋客俗士逋客謂顯也

一孫月峯曰六朝雖尚雕刻然屬對尚未盡工下字尚未盡險至此篇則無不入髓句必淨字必巧真可謂精絕之甚此唐

文所祖。鑄辭最工。極藻入精。極精切。若精神喚應。全在旋轉上。

浦二田曰牙尖口利。骨騰肉飛。刻鏤盡態矣。傷厚之。言虛一二。

一二
前二田曰天尖口保骨亂肉死。彼邊盡滅矣。其言其
文則極。其辭則壯。其辭則壯。其辭則壯。其辭則壯。其辭則壯。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漢書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仰又多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

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檄巴今四川重慶府。今四川成都府。夜郎故城在四川遵義府。檄也。使

皎然知我志也。

責唐蒙意少責蜀人意多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

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交臂拱手也。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

享。西域康居國去長安萬一千三百里。移書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禺。太子嬰齊

入朝。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今福建等處。又按職方氏注。閩子孫分為七種。故曰七閩。番禺南越之縣。今廣東廣州府有番禺縣。顏師古曰。南越為東

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惠。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番禺至非。南夷之君西棘。健之長。棘健為在漢為健為郡。今四川

嘉定府。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喁喁。眾口向上之貌。皆嚮風。

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

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唐蒙往賓之賓服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

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謂不意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

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

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流汗相屬唯

恐居後觸白刃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

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

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百藏

天子青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

孫曰有境處見慎為之精有謙處見鍛鍊之密

何曰先釋其驚恐後乃喻以自反

鑿紐

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於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

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膽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而不辭也今

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諡為

至愚無名無善名也諡猶號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越相

謂上立功之人相遠也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

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

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喻百姓以發

卒之事因敷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漢武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教人孝悌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煩不欲煩之也已親見近縣恐

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

何曰既得伸其使指又不重以驚恐則國體無損民患亦徐弭矣

此下方以正義責之

下之意無忽

孫月峯曰長卿自是賦手。此雖散文。然用賦之鈺鏡。大約以造語妙。色濃味遠。愈讀愈不厭。方伯海曰。按通西南夷事。由長卿視之。唐蒙罪尤加劇。彼定借此以炫耀鄉里小兒耳。故責唐蒙只於首尾輕帶。餘俱責百姓。不宜以逃亡抵誅。且併責其長老。素不教訓。護人之短。實以自護。心術行事。俱不足言。但其文氣磅礴。綿亘。隨手卷舒。迤邐而下。自非後賢可及。

孫曰。范史於此文微有刪定。便覺氣骨加緊。乃知去冗亦是文之一訣。

秦

趙高產祿比曹絳侯朱虛比袁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

魏氏春秋袁紹伏許乃檄州郡。魏志琳避難冀州。袁本初與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

德不堪依附。且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振冀州。今直隸正定府冀州。豫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蜀志先主歸關。謙表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故稱郡國相守者。郡守也。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

非常人所擬也。是以有至此。六句范刪。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二句范刪。終有望夷之敗。望夷宮名在長安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也。趙高殺二世於此。祖宗焚滅。汗辱至今。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

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二句范刪。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

直隸通志

檄

為袁紹檄豫州

一

卷十一

內寒心

漢書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太后臨朝以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

於是絳侯朱

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

文帝也漢書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為孝

蓋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五臣作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曹

謂明白之表儀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帑徐璜竝作妖孽

放橫傷化虐民

續漢書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相常節位加特進後漢書左帑為小黃門徐璜為中常侍

父高乞句攜養因

臧假位

魏志曹騰養高居至太尉其能審其生本未郭頌魏書世高身侯氏子博之叔父

與金輦璧輪貨權門竊盜

鼎司傾覆重器

何曰此書意者得高靈時賈賈中官及輪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操贅闖遺醜本無懿

德

贊謂假相連屬也

獠狡鋒

魏氏在

好亂樂禍幕府

軍中建幕後曰幕府總自謂也

袁

鷹揚掃除凶逆

魏志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董卓見西征賦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川

曹

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以渤海之眾以攻卓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

禮偏也范將

此句置虎文句下裨作偏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

夷折

肉

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

領兗州刺史

後漢書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又為兗州刺史按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兗州今山東兗州府

被以虎文獎

賊威柄

賊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後漢書賊作就

冀獲秦師一魁之報

即左傳秦孟明數敗於晉繁霸西戎事

而操遂

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善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

才俊偉天下知名

四字

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

孛受灰滅之咎

魏志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

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

林喻多也范史彌重作天怒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徃東裔蹈據無所

魏志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幕府惟彊幹弱

曹

為袁紹檄豫州

十一

卷十一

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故復援旌環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

不載蓋史畧也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後漢書

圖呂布於漢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五千八還取兗州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

大造於操也後會鷲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漢書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其眾攻紹局部分也時冀

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後漢書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其眾攻紹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謂獻帝操便

放志專行脅遷脅遷謂遷徙也當御省禁當御謂凡事自理於省禁之中不令上知也卑侮

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漢官儀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御史為外臺爵賞由心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高祖至元孫也所惡滅三族父母妻羣談者受顯誅腹

議者蒙隱戮百餘銜口道路以目二句范史倒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

何曰紹不聽郭圖沮授之言天子在曹陽去荆甚近不肯奉迎乃為操所先及詔書每下有不便於已者始悔其失故檄中極意彌縫之曹

品而已此言謹刻元臣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

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後漢書彪字文元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

時袁術僭亂操托彪與術絕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五毒五刑也魏志滿寵傳為許合時故太尉楊彪收付獄尚書公若或少府孔融等並屬寵寵受寵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大謂曰楊彪考訊無他此言拒絕言路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

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

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同母兄弟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

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

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曹魏傳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

金校尉二官專任發掘之事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

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醫徵克蹊

何曰此因其法令必行而動搖之

袁

曹

此處說交兵之端乃移檄正文也借公孫瓚事發論其甚

坑。穿。塞。路。喻法密也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

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慕。

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

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

鼓。北。征。公。孫。瓚。後漢書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

未。破。陰。交。書。命。暗與外。助。王。師。內。相。掩。襲。二句范作托助以掩襲一句何曰後漢注引獻帝春秋云操引軍渡

河。托。言。助。紹。實。圖。襲。鄰。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於。敖。倉。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

露。瓚。亦。梟。夷。行人使人也操使人自發露也魏志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

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蕩。西。山。鹿場屠。各。種。匈奴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

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前登謂爭先降也後漢書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場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戰于

曹

山。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自爾乃至此范剛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志袁紹將進

兵。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日。渡。獲。官。渡。城。名。欲。以。蟥。蝦。之。斧。禦。隆。車。之。隧。

隆。車。大。車。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遂。猶。轍。也。

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中黃伯鳥獲夏育皆古勇士并。州。越。太。行。青。州。涉。

濟。漯。魏志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為并州按并州今山西太原府青州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濟源縣連東北跨山西直隸東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漯今山東朝城縣南高苑縣北禹城縣西俱有漯河名大。軍。汎。黃。河。

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摘。其。後。魏志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宛葉今河南南陽縣葉今南陽府葉縣

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熇。熇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燹

炭。有。何。不。滅。者。哉。熇燒也燹天飛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

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息。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

布張揚之遺衆

呂布張揚並見九錫文

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割瘡人為備

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

解不俟血刃

自又操至此范刪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

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

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自聖朝至此范刪

又操持

何曰收得危練

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

此大罪極惡故提出

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奉迎天子之

不勗哉

范史止此以下並刪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

給與強寇弱主遠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

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泣進

魏志紹以中子熙為幽州

書到荆州便

袁

勒見兵與建忠將軍

張繡

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

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

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

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

去聲如律令賜

一如律令之法也

徐月峯曰是平鋪體格中間一曹一袁短長錯出以鼓其跌

宕之勢機軸運用亦在有意無意之間迅筆掃去翻覺圓而

不板方伯海曰按以紹討操不異以燕伐燕建安之初容得曹操

容不得袁紹紹輕卒寡謀復諫自用內柔外剛直羊質虎皮

耳操此時尙知假託名義收拾人心罪惡猶未暴著至衣帶

詔發後逆萌始顯誅鋤忠良戕殺母后方書罪無窮耳是檄

雖極凌厲操猶可受也

何曰文其繁冗
何事濫存

爰論起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音義翰曰子發檄時也日知錄曰者初一初二之類了者甲子乙丑之類漢人未有稱夜半為子時者朝註誤矣

義案孔氏雜說駁耕錄曲從翰註然宋書禮志外上事內處報下今書儀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則此子字當為甲子無疑魏志荀彧字文若穎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何曰子疑守字之訛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本左傳閔子馬之駁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

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

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

者之量不亦殊乎五臣作異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傳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

足以膏齊斧應劭曰齊利也志林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濟曰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名字不足以滄

簡墨譬猶擊扣卵始生翰毛爾雅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擊而使陸梁放肆顧行吠

重刊文選集註

檄

檄吳將校部曲

左

卷五

斥名

孫曰貶大帝似過。從范叔要不足以待斧鉞來而膏字尤階

折水險

主言不從漢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

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

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註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恃險而終窳也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主遣任滿據荆

門吳彭彭攻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五臣有也字更記朝鮮叛荀爽擊之來隆又南越呂嘉反使楊僕征之

昔夫差吳王承闔閭去差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

矣。申胥本伍子胥奔吳後對子申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五臣周禮註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

人擊之。天敗吳師越因襲吳。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自以兵疆

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周亞夫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卬。鼻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

方日以上歷舉

古來亡國見地

險不可恃以下

引諸雄為喻見

入眾不足恃

其智漢書吳王敗與麾下壯士千人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納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之給音殆。何則。天威不可

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五臣無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

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彊如二袁袁術。勇

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鸛視

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

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

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堪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按秦都咸陽東函谷關南嶢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

關中潼關在同州府華陰縣東。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

無敵。丞相曹操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公西征馬超自

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勉日

方曰以下又明其所以不即加兵之故

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廣騎來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伏尸千五臣作十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所共

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遂馬超逋逸逆脫走

還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與略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按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逆賊宋建

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為唇齒。魏志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袍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又鎮

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張魯字公祺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重太守諱言力不及而以先後言之太祖征之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

征致天下誅。魏志張魯偏師夏侯涉隴則建約臯夷旃首萬里。旃首懸於旌也萬里謂自涼州

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

進臨漢中。今陝西漢中府則陽平五臣作平陽不

守。魏志西征張魯至平陽魯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周地圖記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按褒谷在今褒城縣十萬之師魏晉土

跨服

崩魚爛張魯通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魯弟衛夜逃魯遣走巴中遣入

巴夷王朴浮胡賚業邑侯杜濩護各帥種落共舉巴郡

以奉王職。魏志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賚邑侯杜濩舉巴夷賚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按巴郡今重慶府巴東今夔州府巴西今保寧府並屬四

川鉦鼓一動二方漢俱定利盡四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

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

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

受千室之邑。魏志胡濩者皆封列侯區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

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區屬皆為鯨

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魏非國家鍾禍於

彼降福於此也。順逆之分不得不然。魏夫鷲鳥之擊先高

諸事敘來即帶方曰結住上文以下再起有力

辨順逆

四句承上起下

實舉師衆

何曰按使征西將軍至盩厔庸蜀本是一道所以斷蜀之援吳也不應稱而為二

指吳會乃是二道吳郡會稽地皆濱海故分命舟師從海道入耳注誤招來孫口只引當時事最為明切

重言不遠其言

鳥先高攬鷲之勢也收野之威孟津之退也謂武王伐殷退以示弱也此言首不伐吳而今欲伐之意按野之河南衛輝府汲縣孟津見血彭龍書今者枳棘翦杆枳棘豨豨也易杆戎夏以清枳棘豨豨也易杆萬里肅

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

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獫俱會伐吳之師六郡以下皆各部落名雲奮席卷自壽春

而南道也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道也及武都今甘肅

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通江益據庸蜀道也江夏襄陽諸軍橫截

湘沅以臨豫章道也樓船橫海將之師直指吳會五道也漢書陳越及上

將軍楊僕八軍於越將軍楊僕八軍於越以上地名並已見前萬里尅期五道竝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期命謂

之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

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

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今江南廬州府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

國家魏志袁術敗於陳病死廬江太守劉勳舉衆降封爲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今江南徐州府張遼侯成

率衆出降魏志張遼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封爲關內侯還討眭固薛洪穆留尙開

城就化魏志眭固屬袁紹屯射大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薛洪穆尙留守自將兵以迎大破之斬固洪尙降封爲列侯官渡之役則

張郃令高奐舉事立功魏志公擊浮子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等聞瓊破遂來降此云高奐蓋有二名官渡見檄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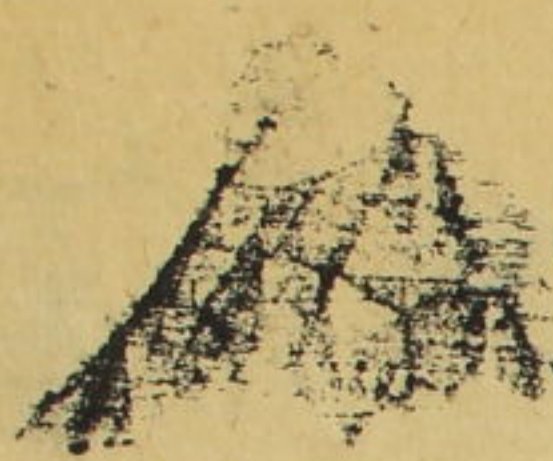
後討袁尙則五臣尙字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

郭昭臨陣來降魏志公圍尙營尙懼遣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尙夜遁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圍守鄴城

則將軍蘇游由反爲內應魏志尙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審配兒子開門入兵

魏志譚敗後審配兒子榮開鄴東門納公軍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太守一作焦觸攻逐袁

直丁文是長平檄檄吳將校部曲



熙舉縣來服魏志袁熙大將焦觸叛熙熙奔烏丸觸等舉縣來降此以上納降而誘吳諸將也凡此之輩數百人皆

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舉旗

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又起下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

律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

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豈言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

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

覺隨波漂流與燧五臣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

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

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之難以冀矣魏志太祖使張遼樂進屯合肥自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

於是遼夜募敢從士八百人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接合肥今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夫天道

辨強弱

聲罪

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

之魏志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

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

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

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若

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文繡名歆為日南太守周泰明名當世雋

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周泰明盛孝章門戶無辜

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文

各紹堂構能負析薪何曰後漢黨綱傳魏明字少英會稽上虞人當是叔英也又周榮會稽典錄作周林吳夫人傳註中引典錄名騰吳

其以下皆勸其降處處結體舉名招來

龜傳及註作騰音義家吳志註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南太守明則魏滕乃魏明孫與本篇堂構析薪不合又叔英少英周林周榮不同故善註從缺及吳諸顧陸

之著姓顧陸吳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

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竝見驅逐窄雨絕於天有斧無柯

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之

德也鸚鵡鳩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于破下愚之惑也厚林鸚鵡

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宏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指權人與眾

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

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應顯祿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未能如策同量大小策計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

起曰此愈我疾

常即是此檄

戒終迷

足則猛虎絕其蹠係蹄禽獸之絆也蹠是也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受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

尺之軀之蹠害七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蝮益手則斷手蓋足則斬是何者為害于身也何則以其

所全者重五臣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闢大雅

之所保即既明且背先賢之去就謂上伊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

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孫月峯曰孔璋筆勢勁達於書檄自是本色此檄鋒銳不及

豫州篇然議論本平妥說事情明核正得告諭體

方伯海曰按茲檄亦以漢室為辭乃在赤壁合肥交兵之後

吳魏一勝一敗彼此相當文若是時猶以漢臣望操也殆至

操加九錫始悟所事非人卒以見殺結末大雅四句智於為人謀昧於為己謀然則人之明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能見千里之外不能自見其睫也噫

示招來意

舉蜀事

孫曰不甚昭烈最有體

將前此不即加兵之意一頓辨強弱

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鍾會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宏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劉備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五臣新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祚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諸葛孔明仍規秦川西姜伯約屢出隴右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氏羌天水夷名今甘肅鞏昌府今邊境久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姜維趣上邽擊文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反姜維還瑯

陽鄧芝拒之破維于侯和通與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姜維為鄧芝破於此按上邽在今甘肅秦州地此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為侯見禽於秦步俊公

折地險

招來

軍事切

孫述授首於漢見吳都賦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宏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

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孫壹為江夏太守分魏魏以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字仲唐谷為

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谷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

封侯谷唐豫聞國事魏志文欽舉兵反大將軍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子魯及虎

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

此段乃就蜀言

孫曰襲孔璋

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數句用荀文若語各具宣布。咸使知

聞。魏志各具上有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九字

孫月峯曰：諸檄中獨此篇渾厚得體。蓋茲時蜀已不支。無庸費辭。

方伯海曰：按此篇只將形勢強弱。見蜀雖險不足恃。反覆開示。以望其降。無一語指斥其君臣。與孔璋檄操。文若檄權不同。所以然者。強國非用威。無以折敵人之氣。弱國非用文。無以悅遠人之心。蜀之立國。名義極正。加以先主武侯治蜀亦無事可以指斥也。文各有體。合此數篇。讀之。其理自見。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書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假蜀父老

為辭而已難之以謝天子臣宜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也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自高祖至武帝也威武紛紜。湛恩汪

濊。濊。湛厚也。汪濊深貌。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驩定策。存印。冉驩。蜀郡西

輶東鄉。向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慰安之辭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

絕而已。今罷疲三郡之士。三郡。三蜀也。通夜郎之塗。夜郎。臨牂牁江。在四川遵義府。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

正議侃侃可以進陳朝廷却翻出絕大議論以駕其上何等筆

九何等胸次

陸曰虛內實外有事夷狄者之通病而在漢武時猶為緩局以上是問以下

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叩笮西夷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傲所恃以事無用所恃謂民也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指通西夷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原本也謂創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溢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滅之乃堙洪塞源決

江疏河灑史沈澹災灑分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奏胝無股魁

膚不生毛胝體也腠理謂體脈理皆見胝也股股上小毛足行如繭紋股上毛盡脫膚則指一身而言也言其勞苦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洽乎于茲于一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魁啞見小

拘文牽俗囉囉急促貌修漢書誦習傳守故當世取說云爾哉取說猶言人云亦云必

將崇論今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

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

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何日以武帝而復為此言所謂諷一勸百也

以上皆泛說以下皆方就漢說

着內向一段極
飛動入情

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
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
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
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誦勁越四面
風德謂使能言語之人二方之君鱗集仰流二方謂西南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故乃關沫沫在四川雅州府西南若微水在雅州府榮經縣西南牂牂牁牂牂牁牂牂牁牂牂牁
鏤靈山鏤通山道梁孫原謂於孫水之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
恩廣施遠撫長駕長駕謂所使疏逖不閉音爽闇昧得輝乎光
明名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支福

何曰此篇皆與
民休息意應而
天下晏如句

不亦康乎觀安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
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乎哉且天
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
下登三謂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
猶鷦鷯已翔乎廖廓之宇五臣無之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
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唱然竝稱曰允哉漢
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徙遷延
而辭退做罔驚視貌

孫執升曰家月峯云微似賦體子雲長楊全做此是言其風
度也金聖歎云純是切諷天子更於言外尋之是言其命意

也。原評云：論巴蜀是實事，故言言簡切，難父老是託詞，故語語侈麗，是言其立體也。總之武帝雄心好大，相如以詞賦得幸，匡救處少，將順處多，諫獵書是正論，上林賦是逢君，巴蜀檄猶存諫諫，封禪文純是諛詞，此文則在進退之間。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遺行可謂棄之行也。何士民衆庶不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

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械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曲名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高曲之變調國中屬而和

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

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善無此四字翱翔乎杳冥

之上，夫蕃籬之鴟，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

墟，崑崙崑崙見蜀郡暴鬻於碣石，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暮宿於孟諸，大澤在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縣界夫尺

以下三段全在
承接轉接處有
一詞

方日用故字
接開下二段筆
法篇變

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孫月峯曰亦是騷家餘韻然却清徹畦徑最明白畧舉而不
極說居然有餘味
何義門曰此文見於新序氣傲自非小才可及
邵子湘曰假問答成文亦本卜居漁父之格其後轉相倣效
至昌黎進學解而大變矣古人文體各有源流要以變化為
貴

東方曼倩答客難

漢書別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又陳農戰強國之託推
意於漢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五臣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何曰著陳魯反昌黎
吾老輩讀書本此唇腐齒落服膺而不

可釋好學樂道之五臣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

可謂博聞辨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執戟為
郎之官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同
也

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

非子之所能備謂不能
備知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力政以
力為政相擒以兵并為十

重訂文選集平 設論 答客難

方曰數句是難
之大旨

孫曰有形容有
咏歎大好丰度
行文在騷賦論
說之間

語帶滑稽

陸曰有見之言
何曰本言武帝
知之不盡反言
明有所遺君道
固然或有遺行
猶為所怨不亟
勸賞以高官者
亦所以待其自
得非棄我也故
我亦任智優游
所以合於權變
奈何以此諷我
哉
何曰此一段隱
以諷當世之不
知已有難以顯
言者實非錯雜

二國未有雌雄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

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

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

則不然聖帝德流一作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一有感震連四海之外以

為帶安於覆盂于善作平均天下均平善作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

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

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

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

情安知前後夫國秦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

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謂誅使蘇秦張儀與

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漢書有侍郎乎掌故百有吏主故事者傳

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

功故曰時異事異因時異所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

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喻有諸中必有于外也苟能修身何患

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稅封

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

也譬若鵠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

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

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即指上修身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

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冤而前旒所以蔽明上斗切黻廣充耳所以塞聰黻以黃編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

重訂文集集平

設論

答客難

卷十一

十一

也
孫曰此段與上
下文似不續不
知何故

欲聞不意之言也此
皆大戴禮孔子辭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

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

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胥有子胥之強諫亦
能為范之早退也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

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基之下齊

史記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

流由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

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庭撞鐘

察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

觀之譬由鼯精鼯劬之襲狗孤豚之咋窄虎至則靡同耳何功

之有鼯鼯鼠也豚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

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孫月峯曰規模自對問來而加以鋪肆辭雖未工鍊然格調

視解嘲賓戲稍圓意味固自雋永

陸兩侯曰以遇聽時以脩還身是真正道學之流特人不之

識耳

紅青拖紫朱丹其轂

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

直丁文選集平 設論 答客難

何且不知權變
收前後惑于大
道許功而道其
常也

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投而

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之便自求之登聖人之化化其化其化其化其化其化其化其化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揚子雲解嘲 序 嘲謂

哀帝時丁傳丁明董賢用事丁傳哀帝母丁姬后傳氏二家也諸附離去之者起家至

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元太元冠名護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元之尚白服虔曰元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也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

君下榮父母叶析人之珪米儂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祿分也儂荷也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記而敘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更二千石朱兩轎今吾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叶目如耀星舌如電光辨

速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叶音枝葉扶

之閃也 重丁文選集平 設論 解嘲

以太元為主此
揚子一生著精
神處○揚子章
元亦非能忘世
味者○聊以自
解客之所嘲正
冥一段牢騷處

方曰字法與元
字掩映

疎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

門叶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違落揚子笑而

應之曰客徒有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跌差也赤往

者醫周網解結羣鹿爭逸羣鹿喻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國見客

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

遁叶屯服虔曰范雖入秦藏於秦中淮南子是故鄒衍以頡黎頡而取世資

海右梁搜渠搜國在大宛北界大宛在于前番禺見巴後椒塗在順天府薊州界

師古註有作椒者流俗所改東南一尉地理志西北一候叶胡地理志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不為規行三年服不得選舉言以天下之士區

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

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縱冠也阿五尺童子

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飛鳥曰雙昔三仁去而殷墟

二老歸而周熾吐處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叶五殺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注蔡澤以噤近上吟

陸曰材難自見

孫曰以上文意

語勢大約與答

難同

取對極工

重刊文選集注

設論 解嘲

卷十一

駢字類編

卷十一

駢字類編

有事無事說得極透亦惟其時之所為耳故下文復以古今中言之

孫曰以句亦排對

而笑唐舉史記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

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

亦無所患還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

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謂或釋褐而傳此敷或七十說而

或倚夷門而笑侯嬴也見史記信陵君傳或橫江潭而漁漁文或七十說而

不遇孔子或立談五臣有而封侯叶胡或枉千乘於

陋巷呂覽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滿註或擁篲而先驅鄒衍也七畧方

是以士頗得信申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

訕也論其室隙蹈瑕謂隙瑕皆過也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履其瑕終無見屈謂賢士用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辟罪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漢書卷作宛同作固

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在用也且吾聞

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周易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也火光炎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惡其盈攫擊

者亡默默者存叶位極者高作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

守道之極爰清爰靜叶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叶世異

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臯而笑鳳凰

執蠲演涎佃而嘲龜龍不亦病乎說文在壁曰蠲涎在草曰蜥蜴二類也子之笑我元之

對意已竟却留不盡之意復作

向日極似老子李曰此數語本易豐卦義

一問答文法變
化且緊峭無拖
沓

孫曰上面七句
一氣下却以兩
字承之煞是險
勁此乃章法之
鍊

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附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
 元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元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
 折脅摺髀口亞切免於徽索微索刑具也翕肩蹈背畏懼也扶服入橐激印
 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紙穰侯而代之當也介者間其兄弟使疏也當者當其機會也蔡澤山
 東之匹夫也頌頌上聲頤折頰過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益其
 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賈史記蔡澤范睢傳天下已定金革已
 平都於洛陽謂高祖也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
 國徙之長安適也見西都西京兩賦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
 通起於枹夫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朝儀也呂刑靡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漢書

方曰此下再將

上文反振一段

歸入時之可為

與前嚮使一段

為章法

孫曰韓子五蠹

篇今有畫水鑽

迷于夏后氏之

世者必為由禹

笑矣此文法從

彼來

方曰可為不可

為與上有事無

事遙為章法

蕭何擬蕭秦法取其
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性性猶謬也矣五臣作諱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繆一作乖何曰此借以自喻已所抱者

張安世許廣史史恭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

功若泰山響若坻隄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隄雖其人之膽智

哉何曰少章云漢書作瞻智夏侯湛東方朔贊有瞻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

生收功於章臺即完四皓采榮於南山叶仙公孫創業於金馬

驃騎發跡於祁連公孫宏對策金馬門為第一拜為博士更記驃騎將軍霍去病擊

奴呼天為司馬長卿竊賞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叶捐更記文

祁連被云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按祁連山在甘肅涼州一名天山何君亡奔相如卓

重訂文選集平 設論 解嘲

張曰歸結只在太元

王孫不得已分子僅百人錢百萬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劍割肉即懷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乃反自譽覆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損其炙也

故默然獨守吾太元

孫月峯曰此彷彿客難體而文却過之。氣蒼勁詞精腴姿態復橫溢可謂青出于藍。何義門曰詞古義深予雲文如此篇固退之所當推遜進學解不能及也。本東方之體而恢奇淵深過之。方伯海曰按前後段落自明前是嘲其草位不適時用下則解以時異戰國士雖有才無地可展極贊位理之妙後是嘲古來乘時立功不必草位下則解以諸人會逢其適故得以功名見時不同可強學所為必膺世禍不如確守位業為正爽達中饒有奇氣而前後血脉亦復彼此關通。

班孟堅答賓戲并序

何曰此體止於賓戲而裁達指應間釋講得之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無功勞於世不能取富強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拈名字作主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

孫曰只覺氣弱

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叶巾左傳叔孫豹辭夫德不得後身而

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特一作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

暝暖墨突不黔音義叶強突竈也黔墨也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

何曰退之餘事作詩人本此

者前列一作烈之餘事耳取舍謂進退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

服叶浮英華古沈道德英華喻帝德也浮沈聲變上言其洋溢可游味也龍虎之文舊矣聲被也謂被龍

重丁文星集平

設論

答賓戲

信

卷十一

虎之衣也龍虎喻文章也卒不能撼首尾奮翼鱗以龍也振拔滄塗跨騰風雲使見之

者影駭聞之者矧晨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帝

下無所根根蒂謂援助也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

記且以年歲經覽也然而器不賈占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

辯如波濤摘藻如春華據布也猶無益於殿最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

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

適由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漢書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

窆天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幽雅西南隅謂之窆與東南隅謂之窆曩者王塗

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務於是七雄虺驚闕分裂

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馳電激竝起而救之其餘焱通

飛景附霄壘煜青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熾風之聚猥者也燦火飛也霄煜光明貌當此之時

擗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朽鈍無才之人擗摩皆自激厲也高世易為才也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已見前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

可說乃解印與魏齊間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蠹姓而

不可聽平聲者非韶夏之樂也淫蠹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容宜也五臣遇作偶

會容作會移風易俗善作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

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叶

漢書註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論曰謂帝道王道霸道也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

履顛沛之勢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言據徼幸而乘邪僻也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眚劑禍溢於世貴也凶人且

略取

隋句

全非

正論折得倒

以韻語作太息
甚頓挫有致
何曰按今本漢
書註應劭曰適
音西豪之首雄
也無道好也之
文

腰鎖

何曰少章云據
晉灼注正文中
芟字當作發

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以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吉士班固以自託也且功不可以虛成
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古國說難既道其
身乃囚應劭曰適好也項脊曰韓非作說難欲以爲天下法書上爲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秦昭王子
浮雲之志孟軻讀某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
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善曰掃即今掃字也廓帝絃恢
皇綱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
元德稟仰太皞古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魚鳥之育川
澤叶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

亦三轉意

立功

立言

薄哉參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也整鹿
敦頓雅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
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
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言便當有著作垂後疑之也主人曰何爲其
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實言通帝王謀會神聖漢書作聖神殷
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竊激聲於康衢漢良張
受書於邳垠邳下邳垠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申故能建必
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
藻儒林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謂陸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董仲舒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敢見其面劉向司籍與司書籍辨章舊聞分辯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揚雄譚思法言太元

重訂文選集評

設論

答賓戲

自此
何日時君則但
及門闈言不用
其身也先聖則
深窮靈奧言不
限其進也

立德
所慕

孫曰自子雲解
嘲篇錄蚌日月
等語脫胎換骨
來

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婆娑偃息也。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亞者次於傳說。此所師。太公之徒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淵書作耽。五臣作潛。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性也。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善作聖一作名。其含諸質。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示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汗。魚鼈媒之。項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媒。欺慢也。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據音。吳蒼也。忽。荒上天也。吳蒼。皆夫名。故夫

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

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暗未顯用時也。良。此則一藝故不為。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

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推猶專也。良。王樂

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鵠和秦鵠。扁鵲發精於鍼石。研桑

心計於無垠。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桑宏羊。雜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

故密爾。自娛於斯文。走孟堅自謂也。密。靜也。

孫月峯曰。以正道作主張。自是理勝。造語最入細字。鍾句鍊極典雅。工縛之致。可謂織文重錦。第風骨不若解嘲之古勁。此等機竅。更有難言。應是天分有限。何義門曰。麗過于揚。其氣質則遠不逮矣。○非崔蔡所能及。方伯海曰。按所云著作。或是指前漢書而言。賓客之戲。主全在著作不足成名。欲其乘時取富貴以立功。因答以古來昧君子守身之正道。詭隨希合。一時尊顯。禍機旋發。若著作雖一時無赫赫之名。本道德發為文章。雖晦於前。必傳於後。正

重訂文選集評

設論 答賓戲

三

卷十一

是君子守身不失其正處。視之客難解嘲。道理尤正。噫士三
不朽德功而外。厥惟立言。世人失在不學。加以無服善之公
心。懷嫉妬之私見。殺青未就。謗口已開。欲人同己之面牆而
後已。然則士必有特立獨行之志。而後能成千秋萬世之業。
及臻厥成。未嘗不折其氣。而關其口。劉子駿有云。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此乃眾庶所為耳。此篇雖是戲。當日必有其人。有
其語。故借賓以發之。

石記

何曰史記漢書

武帝紀祠后

土者六五幸河

東一幸高里幸

河東皆在三月

獨始立祠雖上

乃元鼎四年十

一月也以詞中

物色考之曰本

落雁南蓋其時

尚循秦舊以亥

為正十一月即

夏正八月詞作

于此時無疑時

方有事于五嶽

四夷而文中子

漢武帝秋風辭 并序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
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
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佳人謂羣臣也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
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
兮。奈老何。
孫月峯曰。彷彿九歌風調。氣太豪太快。便是鮑明遠李太白
派頭所自。
浦二田曰。氣雄千古。哀樂橫生。廣心驚遠。自露本色。此等
古詞。但浩歌數過。自是英情發越。不必作解。亦不須索解。

重訂文選集平

辭 秋風

長

卷十一

也

歐陽永叔謂兩晉文章惟歸去來詞一篇以其清真淡永不染詭家氣質也

何曰一篇波瀾從田園二字生來何曰悲與樂首尾相應

方曰載欣載奔四字寫遠客望見故居情景逼真

何曰朱子語錄載張以道曰聆庭柯以怡顏讀

陶淵明歸去來

洪邁容齋五筆案陶生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躬植不足自給彭澤去家百里嶺求之及少日春然有歸歎之悵何則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晚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譽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宋書田園作園田將作荒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公為合甫八十三且此述其始之失計欲歸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

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亦照字光明也微日欲暮也行過早故其色反似暮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中有三徑唯羊仲求仲從

之遊皆挂廉逃名不出三徑之名始此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宋書盈作停引壺觴以自酌聆庭柯

以怡顏聆音麵或作盼非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

重訂文選集平

辭

歸去來

卷

卷十一

如俛讀作盼者
非此說甚異當
更考之○秦少
遊詩昔同裴博
士酌酒俯庭柯
何曰其出也無
心其還也不改
感王室之將微
願守其歲寒之
節也

何曰鶴山云史
載淵明之去在
義熙三年以其
時考之蓋宋高
祖殺劉仲文之
歲昭明所謂恥
復屈身異代者
為得其心

何曰親戚琴書
有待而樂也乘
化歸盡復何待
哉
何曰淺言之而
消憂深言之而
樂天庶乎不為
形役者歟

此乃統言詩
其所由興
所相應

門雖設而常關

爾雅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明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

策扶老以流憩

中山經龜山多扶竹傳邱竹也高節

實中杖名時矯首而遐

觀

作遊觀杖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爾雅盤桓不進也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

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

憂

詠文語會合為善言也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

國語註一井為疇何曰即農服先疇之畝也西先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為

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懷良辰以孤

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

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家語孔子曰比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生有所萌死有所歸

孫月峰曰風格亦本楚騷但騷後此約騷華此實其妙處乃

在無一語非真境而語却無一字不琢鍊總之成一種冲泊

趣味雖不是文章當行要可稱逸品

何義門曰雖去騷人已遠而詞旨超然自覺塵埃不到○前

半是歸時事後半是歸後情知幾之哲寄興之高觀物之微

達生之妙逐層寫出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

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

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乃統言詩明其所由興與其相感應

浦曰關雎風之正始風者詩之本象故單提風字以領通局

卜子夏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疏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

教也。沈重音義上風是國風下風是風伯鼓動之風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

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

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臣臣作失得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

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宋註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

此就詩分出六義。仍以風頌賦比興而雅頌則綴列於後。接筆復專寫風。可悟風為本象。言風而雅頌該矣。此忽兼言雅雅特風之繫於王國者耳。實專言風也。又獨以變言。蓋承風刺之脈。專言變而王澤愈彰也。

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宋上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謂三經賦比興是裏面橫串的。謂三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警諭不斥也。諷諫不直諫也。輔氏此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至于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宋註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十五篇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二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下所作。今從之。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此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為國史采詩之意。而言非以三百篇為作於國史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輔氏曰。此言變風不及雅者。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變風如此。變雅可知。

惟此平疏風雅頌

隨專收風獨舉二南專正風也。王不言風此言風王業之始。未成乎王也。仍專收關雎故曰風者詩之本象。關雎又風之正始也。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宋註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始。更記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緯泚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按此非正論。錄以備覽。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說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太王王季誤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正王道之始也。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當為衷。謂忠心思念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陸德明音義舊說云。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迄末名為大序。余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論詩有六義。有四始。而其本皆起於風。風又起

於夫婦故此篇始末皆以關雎為言也。欽定詩經彙纂起關雎至教以化之然則關雎至末皆為小序詩者起至詩之至也為大序

孫月峯曰平淡之極。昭明最尚組繪。却乃取此等。豈以其名故耶。

邵子湘曰文選托始于子夏。為是聖門文學之賢。實千古論詩之祖也。亦序書之始也。

孔安國尚書序

浦曰上古有文字之書。尚書為第一部。此序又序尚書者第一。篇須如此起法。經之始。惟易書最古。故兼述之。

註本元吳萊三墳辨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書謂字畫契如符信印璽之類以代結

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墳高大之稱。三墳書近出偽書也。世盛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乾坤。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啞與周官太卜所掌異焉。

吳顛項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

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曰命所陳之大訓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邱聚

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

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先君孔子。向白孔子即安國十一代祖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

西孔子鄭重

統揭手定六經

匡謬正俗晉宋時書一皆云賢者之不一

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

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職方書名與地志之類討論

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絕浮辭舉其宏綱撮

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

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衛宏古文尚書序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人多誦謗

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文密令冬月種瓜于驪山硯谷之中溫處

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詔諸生博士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

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

壁先人孔子也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變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壁中漢紀孔鮒所藏附經籍志孔子未孫惠所藏向日孔子藏于壁中漢室龍興

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紀年伏生字子賤經典序錄名

出尚書字

勝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即所受於晁錯者書所云今文也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漢景帝子名儒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三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尚書疏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孔穎達正義形多頭巒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釋

隨之金盃記顯頊高陽氏狀科斗之形作科斗之文亦曰篆文吾衍學古王又升孔子

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

時人無能知者所以只得三十三篇書所云古文也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

可知者為隸古定謂用隸書寫古文陸遊筆記隸為隸書古為科斗蓋前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誦讀更以竹簡

寫之前漢時尚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合得五十三篇惠松崖古文尚書考

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內志共九篇故分之為二十四合藝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伏生又以舜

之為十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為二十五合之為十九與藝文志不合

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古文尚書

考馬鄭王合益稷於臯陶謨以益稷為棄稷謂別有棄稷之篇

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

出此篇

分之又多五篇

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

至此自述作傳
大旨

可復知悉上送官

送官進於天子

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

作傳

作傳謂訓解也

於是遂研精覃思

覃深也

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

撫捨也

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

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除去

書序劉向別錄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古文尚書考梅氏分堯典為舜典臯陶謨為益稷以合別錄之數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

是時江充誣戾太子

結法能斂能舒
具見謹信

厭蠱謂之巫蠱

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

漢藝文志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傳之子孫以貽

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孫執升曰經序與文序不同蓋文可加之論贊而經不得進

以釋詞也羽經翼傳源流洞然當與尚書同不朽

何義門曰此等文質樸不近詞家昭明以其經籍所係存以

倬格此文似東漢人所作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浦曰始末分節

疏舉

首述舊所傳之

春秋

名是書之故

有是書之故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

以時繫年。繫者以下綴上之辭。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遠近謂年月也。同異謂事也。故史之所

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

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志記也。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竹曰策，小竹曰簡，木板曰牘，孔穎達正義單執一札曰簡，連編諸簡為策。孟子曰：楚謂

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以王也。見左昭二年。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

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赴告告於鄰國也。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諸所記注

次述孔子所修之春秋

點出

提周公魯祖也

次述左邱明作傳之春秋

多遺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善於記識也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修之謂下文五例也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嚴氏春秋：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傳在經前也或後經以終義。傳在經後也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邱明為魯史官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者原始要終。傳之始終尋其枝葉。謂傳之文究其所窮。謂經之義類優而柔之。使自

歎語讀書玉律

○文似為讀書

言意實收傳文

之盡美能使人

如此也

下詳論以傳發

經

求之贗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將令學者以下謂因傳而得經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者指左氏而言。自發凡至此。說舊發例也。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其稱。凡左氏以意說經。實經理之常制。周公之定法。非仲尼作經。方有此也。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微顯謂經之明者。隱之闡幽謂經之幽者。明之也。裁成義類。即微闡之義。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承上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方曰舊註其七類。但上稱字亦是一類。應為八類。但類亦不止此。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即上七例也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謂舊史原來不書。止合仲尼之意。遂即以為義不復增改也。此蓋春秋新意。即上變例與不增改二項也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不凡者。言左氏皆逐事發傳。不以凡字起例也。自微顯至此。是說新意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

重訂文選集平

序

春秋左氏傳序

三

卷二

每一例以八字釋之辭簡義備既釋其義又各舉二三事以証之條例明矣

歸趣而已非例也。此言記事無得。失褒貶者也。故發傳之體有三。即上發凡正例。新息變。起下。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微而顯者。辭微而義顯也。經曰。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天。

人歸。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蓋叔孫是族僑如是名奉君命逆女。則君命為尊。故稱叔孫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為尊。故舍族稱名。此起義在彼也。經又書曰。梁亡及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滅梁而但書梁亡。見取之者無罪。齊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以見諸侯有關此起義在彼也。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志記也。約言其事。以示法制。謂之志晦。隱也。推尋其事。以知其例。謂之晦也。經曰。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二人會。則相讓而莫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三國以上。則一人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出師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謀。征伐則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則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曲從義訓。所謂婉也。以示大順。所謂成章也。春秋以諱國惡為禮。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傳釋曰。為周公諱。故也。蓋許田是魯朝宿邑。因創周公別廟。許田是鄭湯沐邑。二者皆天子所賜。鄭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祀周公。以許田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然魯不宜聽祀周公。又不宜擅易許田。春秋諱之。但書壁假許田。若進壁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

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汙曲也。直書所謂盡也。具文以見譏意。所謂不汙也。經曰。丹楹。公楹。又曰。刻桷。公桷。傳曰。皆非禮也。又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具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又曰。齊侯來獻捷。傳曰。諸侯不相遺俘。此皆直書其事。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所謂盡而不汙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勸善在懲惡內。蓋懲惡所以勸善也。求名而亡。如書齊豹盜是也。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名。齊豹衛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執而殺之。欲求不畏強禦之名。而經書曰。盜殺衛侯之兄。執是求名而亡也。欲蓋而章。如書三叛人名是也。經書曰。邾庶其以濫。邾來奔。又曰。莒牟夷以牟婁及茲來奔。又曰。邾黑肱以濫來奔。三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名。而春秋故書其名。是欲蓋而章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謂文之異者。義亦異也。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

此下設問答。自明作集解之事。

掩類總求。以括經傳本文。扣住。

直丁文是長平序 春秋左氏傳序 民 卷十一

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卦有六爻，爻變則成一卦。經若二字異，不得成爲一義矣。故當依傳以為斷。謂依左氏之傳而斷聖經也。古今言左氏

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

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簡揀擇也。二傳公穀也。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劉歆創通大義，賈景伯名逵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

提出作集解宗

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獨左氏不列。學官故始引傳解經，故曰創通大義。後漢賈逵、文徵、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連傳文業，作左氏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穎子嚴，名容，陳郡人。皆見正義。先儒之內，四家為長，故舉其議論不同而參

自點書名

考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左傳初無分晰經傳與處，不便觀覽，乃逐年分其經文，以其傳各附本年之下，則自杜預始也。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

歷數相與為部。諸例不在凡例之內者，譜第世族圖譜也。歷數六十甲子也。正義曰：事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為部，部類也。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備集解所未該，將

經傳綱宗註釋
體要前文備矣
再瞻舉緯家支
離妄說假問答
以闕之

春秋之作左氏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去聲。邱明為素王。董仲舒對策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正義家語稱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天意為此言，非孔子自號先儒蓋

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拾遺記天子未生時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

有麟吐玉書於闕里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公羊傳註駁登榭于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文危行言孫以避當

世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危行即黜周王魯也言遜即微文隱義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

經終孔邱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

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麟鳳龜龍白虎為五靈見尚書緯今

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

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此春秋止於獲麟之說也曰然則春秋

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

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

三語能見大宗
通身包舉

論透經始魯隱
之義

亂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啓王

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

承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

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此魯黜周王魯之說也若夫制作之

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

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言其平時防必周也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

避患非所聞也此魯微文隱義之說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

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此魯素王素臣之說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

文成致麟既已妖妄服虔左傳注天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又引經以至仲

亨 春秋左氏傳亨

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在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

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在西狩獲麟之後若猶是孔子所修則數當與庶其等同列而為四叛人今左氏稱三叛則引經至孔邱卒者為誣矣故余以為

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

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見公羊傳此答經終孔邱卒語也

何義門曰詳明典核此先儒之說經也

方伯海曰按一篇序文囊括一部左傳今人讀書不讀序便汗漫無歸如滿屋散錢尋不得一條索子也究竟索子既無

連散錢亦收拾不上所以開卷掩卷了無所得序之大意只據傳之例以解經傳之例即周之舊典漢儒自出臆說與

傳相戾便是異端篇中從三體發出五例傳之功臣即經之功臣也末則又發難端以正邪說尤為有功世教

浦二田曰原始竟委由經而傳由經傳而註解正體具該偏僻辭旁掃非專久日力會萃貫通安能昭晰如此唐宋大家勝

其馳騁不如其篤實

因闢孔卒非經恰地應所感而起何曰此說最穩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晉思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長也

元晏先生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元晏先生元靜也晏安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

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

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五臣之王教本乎勸戒也紐

也五臣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

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

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五臣無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

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矢志詞賦

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

何曰按世說此序及劉注即太神所自為蓋託之以重其聲價也

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注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頌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誕大也。空類謂言不務當其類為空大也。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廣夏。國名。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後漢書。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居南宮。遂寢鬼符之禮。故借賦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誦以諷諫。餘並見賦中。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非方之物。所出非其地之所出。如長

卿上林言盧橘夏熟揚雄

甘泉言玉樹青葱之類

祖菁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祖

祖述其意而構為文也。宕過也。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

撥亂。擁據函夏。函夏。諸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

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宏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

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一有以交禪比唐虞。既以善作著逆順。

陸曰。只三句了。三都古人之文。簡如此。

中區。中國。術大也。

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

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

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

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

何日竟沒收錄

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孫月峯曰。敷腴則有之。然未振其華。亦未經洗鍊。以此冠三都。似有慚色。

石季倫思歸引序

思歸引古曲名也。崇為大僕卿。有思歸意。故有此作。謝希逸琴論。箕子作離拘操。樂府古題。要解思歸引。一曰離拘操。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晉書。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

歷位二十五

年五十。以事去官。

晉書。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擯去官免。

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

遯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

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

聲。續文章志。崇後。以百數。皆曳統。綉珥金翠。而後。心之。蓋一世之選。

出則以遊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

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求長生也。傲然有凌雲之操。歛忽復見

牽羈。婆娑於九列。晉書。崇後。為大僕卿。

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

樂篇。有思歸引。

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復。操。琴。而。歌。作。思。歸。引。

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

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

五臣

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

音者合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五臣無於字

孫月峯曰亦微有風致第止粗舉大意於情景全未闡發頗覺寂寥何義門曰琴曲之不必諧乎律呂自晉以來則然觀此引可見矣。

張曰借德字以抑功字便有意

陸士衡豪士賦序

時齊王固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機惡之假豪士為名以諷

申上有常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循五臣心以為量者存

乎我言德也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也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

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五臣以隕

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慶見前何者欲隕

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

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五臣有言遇時

也四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微

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

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自我自恃其才也相物彼此相形也昆明也明蟲者陽生陰藏言其至微也夫以自我

方曰功與位為一篇之骨

方曰數句直刺
入齊王身上

何曰警心動魄
之言

何曰時王豹致
幾於阿亦引周

公流言為戒

重訂文選集序

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
 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五區無且
 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大期猶大同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
 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漢書宣帝祠孝昭廟遺霍氏外孫任宜坐謀反誅宜子章為公車丞而時有衺服荷戟
 立于廟門之下亡在渭城夜衺服入廟執戟侍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衺服黑服也
 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秦殺楚將項燕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將滅秦以報父讎言又陳涉起阡陌之中並見漢書况乎代
 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
 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語本老子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慄
 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傳甯氏祭則寡人言已但守宗廟而已是以君
 與快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功召公疑周公有意志故不悅此亦戰國時

好事者之言也漢書魏相封高平侯霍光為博陸侯師相師法也

而成主不造嫌吝於懷謂管叔流言也宣帝若負

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漢書宣帝始立見高廟大將軍霍光

嗟乎光于四表二句霍

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一作

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二句霍

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又頓一句

而自全則伊生尹抱明允以嬰戮事甚不經借為談資耳

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紀匡太厚潛出桐殺伊尹更記句踐平吳人

因或說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自殺

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

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尚

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觀其可

矣况乎謂霍費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

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謂霍費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

易去道家指老莊也老子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功身危由

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

戒成者諱名成者禍流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李曰盛滿不知
戒自取敗亡乃

重訂文選集序

序 豪士賦序

知從古姦雄皆
憑夫耳

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傳注申宮警備懼
 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
 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陔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所謂足
 以夸世修舉也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
 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赴風起塵合而禍至
 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過已謂有
 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區高位於生前遊子遊
 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
 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
 道伊人有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

孫曰三莫場文
法重複不知士
衡何為有此豈
古人不以爲疵

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
 乎舊大欲即生前高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劭美此之不
 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勢大而窮覺積成山岳名
 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
 有寤云

孫月峰曰余壬申歲讀此文遂稍悟文機蓋只是從旁指說
 更不細述根由所以便覺其跌蕩勁快凡文字最忌煩瑣此
 亦一時偶解
 何義門曰當時之體然確切動聽
 邵子湘曰文體圓折有似連珠舒緩自然自是對偶文字之
 先聲聲韻未得而氣淳力厚未易到也
 方伯海曰按大意總見古來功高位重雖聖賢處之尚多疑
 誘懼不克終况僥倖一時之功翹然自負睥睨神器把持朝
 野不知辭寵去勢慮患防危怨毒既盈凶禍立至位其可恃
 乎篇中將功不可獨專位不可自擅二意夾行到底宏論崇

重訂文集序

序

豪士賦序

序

卷十一

議有上下古今之識。有馳騁一世之才。罔卒不悟。復蹈趙王倫之覆轍也。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議, 有, 上, 下, 古, 今, 之, 識, 有, 馳, 騁, 一, 世, 之, 才, 罔, 卒, 不, 悟, 復, 蹈, 趙, 王, 倫, 之, 覆, 轍, 也, 噫.]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宋略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祓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

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何曰。劉昭續漢書禮儀志補注云。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蓋此二會及右軍臨河叙皆一時偶修也。

泛論起

入本朝

高祖

文帝

儲君

宰輔

天文

地理

治功

孫曰。無甚憑據。俱以浮詞填塞。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宏遠。函夏諸夏也。高祖

崇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文帝以獻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玉宰宜哲於元輔。

正體太子也。王宰見曲水詩。晷緯昭應。山瀆效靈。晷。晷日影也。緯。緯五星也。五方雜遝。四隩來暨。

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子協樂。上庠肆教。大子。樂官上庠。國學也。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既合。而動軍政象。

直丁文集

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殊覺之味

何曰諭德官名
本此

時令
後飲
出餞

重訂文選集平

三

卷十一

物而具國容百官之儀也。既合觀號命也。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采遺於

內箴成也。有闕則箴之也。輜車朱軒使者。懷荒振遠之使。諭德於外諭德諭

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

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有屬之君何奴。是以異人慕嚮。俊

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言徙都。張樂岱郊言封禪

增類帝之宮。飾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類祭

日。癸胃維月。軌青陸禮記季春之月日。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

辰皇天神祇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

戒告二王見。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風俗通

周禮女

巫享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繫也。於水上盟繫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所介社也。韓詩三月桃花

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

書。陸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

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東

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

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前有凶。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祠。一漢

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宋書禮志。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

已。韻補。古巳午之巳。亦讀如巳矣。之巳。何曰。亭林云。季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故用三月上巳

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為巳。亦此意也。周公癸辛。雜志以為成巳之巳。若非按古。南除輦

人上丁。上幸皆取日。幹亭林說本仲遠。疑非。又曰。後漢儀禮注。中徐肇作郭虞。南除輦

駕

宮殿

山水

會山亭皇野作亭也。芝屬芝用。松石峻嵬鬼。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

翔驟之所。往還游泳魚龍也。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叫。旌門洞立

延帷接桓互。旌門以旌為門也。周禮王之會同為帷宮。設

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亂緹騎。搖玉鑾發流吹。聯事

重訂文選集平

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

三

卷十一

宴

事也。蒼靈東方之神。奉塗衛行也。祕駕天子駕。亂引也。緹騎金吾騎兵。流吹奏樂也。禮也。行所行在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

也。肴菽。速。芬藉觴醪。亦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

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三奏見長笛賦。楚辭。四上謂代奏鄭衛。

也。六莖。龍文飾轡。青翰侍御。龍文馬也。青翰丹也。華裔殷至。觀聽鶩集。揚袂風

山舉袖。陰澤靚靜。莊藻野苾。服縟川。靚莊美人脂粉色。苾服盛服也。縟雜色也。故以殷隱。賑

外區。煥衍都內者矣。微賑富有貌。匡區內作會。上膺萬壽。下禔百福。而筵稟和闔

堂。依德情盤景遠。歡洽口斜。遠疾也。金駕總駟。聖儀載佇。總駟聚駟馬而待天子行也。載

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建章園。關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銅爵臺。西有爵園。按鳳

賦詩

歡洽

闕在長安。爵園在洛。竝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陳信於鬼神無愧。辭言無虛美矣。

孫月峯曰。修詞非不工。第祇是順文鋪去。每事填以數語。全

無活潑頓挫之致。唐人諸序。大率祖此。文選文如此。兩篇

乃最其排偶而板拙者。全以屬對為體。已純是四六文字。

第句對多。聯對少。或間有單收句耳。何義門曰。顏王二叙皆出班張。顏猶有制。王則夸以麗。欲以掩顏。而轉見卑冗。宋齊文格。不止判若商周也。兩龍載學。

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罔不與萬民共也。

夏后啓也。兩龍馬。名曰。黃龍。昔者夏后啓。夢神於晉。我大齊之握機劍。歷誕命

建家。明。按禮。貳官。考庸。太室。昭華之珍。曉徒。延

喜之玉。仗。雷風通響。和也。昭華之珍。曉徒。延

重訂文選集評

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

說

卷十一

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

也者蔽述芥藉暢驛亦泛浮妍歌妙舞之容偷用則之器三

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奏見長清賦

也六莖龍文飾碧瑜侍御華裔殷至親聽鶯集揚袂風

舞隨而轉以早武宋濟文沐不土陸萃商賦也

同蕭門曰應王除昔出武聖籟亦隨王順春以顯

外華其世而游離來全以風化而顯王順春以顯

無不登而料之聖人常氣大率賦也交對文似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齊書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易豫卦象曰先

王作樂殿薦上帝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鈞天樂屢見前是以得一奉宸宸與宸同奉宸即居北辰之義逍遙襄城之城

體元則大一作天悵望姑射一作夜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五臣作也老子

王得一而天下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莊子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焉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

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夏后啓也兩龍馬名易歸藏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瑤臺於水之陽周穆王名滿八駿見江賦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

建家建武泰山刻石文昔在帝堯嚶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堯機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貳宮即館甥于貳室之意言接見賢人之宮也

太室明堂中央室幽明獻期總承上雷風通饗謂陰陽和也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書大傳堯得舜贈以昭華之玉天錫禹元圭刻曰延喜之玉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鐸邑

重訂文集卷平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 卷二

泛論

徵古

入令

何曰序補代新

靜鹿邱之歎遷鼎息大垌之慚武王克殷將度邑至鹿邱而歎帝王世紀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垌而有慚德周書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武王克殷將度邑至鹿邱而歎帝王世紀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垌而有慚德周書

業帝猷王表謂直皇帝世祖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武帝

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四句言

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宏而不殺詩序下武

猶且具明廢寢晷忘餐念負重於春水懷御奔於秋駕謝文也神

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也秋駕謂駕御奔馬也秋駕法駕也

其何嶮靈圖天子位也儲后太子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

斧藻至德琢磨令範斧藻謂修飾也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登

入虎闈而齒胃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漢書成紀上嘗召太子出龍樓問禮記文王為

儲

宗室

宰輔

以上皆與秋飲

治功

太子朝于王季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師氏以三德太子朝于王季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曹公卿之子也太子入學以年為次故曰齒胃

宗固磐石跨蹊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

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圭元宰宰也中鉉司徒也知璋合聞

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宰也中鉉司徒也本枝之盛如

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

業守屏稱事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

之怨既缺適科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公孫述竊位于蜀蜀人任承乃託目盲及述誅承深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洗耳

興廉舉孝歲時一作於外府署行去議年日夕于

中甸漢書有懿稱明德者詣國相府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

之職導德齊禮協律樂官總章禮官崇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

珥形紀言事於仙室。望虛氏掌刻漏之官。靈臺觀象之所也。禮記造受命于君則書於笏。珥執也。形亦管之筆也。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故稱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

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酌大風於長隧。不仁者

遠惟道斯行。淮南子。堯時大風為害。命羿繳。于青邱之澤。大風風伯也。讒莠茂聞攘爭掩息。讒莠言謬入。如莠之莠也。

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桴鼓柄。砥平也。圓扉。殿也。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

豐車馬之好。史記文帝時百姓安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游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宮鄰昭泰。

荒憬情夷。梅食來王左言八侍。離身反踵之君。髮首貫胸。

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匈奴使臣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壯健老弱。故曰梅食。古本作胸食。何曰厚齋云。周書王會東越海

之玩。乘黃茲白之馴。文選碧鬃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純牛露大。之令人不昧。註奇幹北狄也。善芳鳥名不昧不忘也。潤。下。盧

切郊虞。輿牘相尋。鞞譯無曠。儲心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周禮有鞞。氏掌四夷之樂。禮記西方曰狄。鞞。北方曰譯。

一尉候於西東。尉候見。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

綏旌卷悠悠之旆。埋車卷旆言。不用武也。四方無拂。五戎不距。戎有五種不。距不逆命也。偃草辭

軒銷金罷刃。辭軒去。兵車也。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

秀伎枝植。歷草滋。天瑞甘露也。地符慶雲也。援神契。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出。器車。器重瑞車也。禮斗威儀。注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常生

不死也。瑞應圖。朱草亦曰朱英。出。朱草。黃帝時有草。生于庭。後人入朝。則指之名曰。屈軼。歷草。黃英也。

象龜龍載文。風揚和風也。月至。月行不失度也。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

重訂文選集評

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

空 侯

孫曰此已足宋表對法

歸化

孫曰齊之幅帽不能。有天下之半。而如此浮誇。舉筆能無慚。根

祥瑞

封禪

時令

何曰十洲記書
名疑有誤或是
丹陽記

林園

宮殿

景物

駕幸

何曰并用賦家
音節亦為不善

追踐八九之遙迹

帝王世紀堯與羣臣沈璧于河乃為握何記今尚書侯是也三
五三皇五帝也古封禪太山者七十二君故曰八九見封禪文
總束起下

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

本題

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

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
駢立春條風至上已見類序

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

行慶動於天曠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同陰律也月令章句秋冬肅急
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

載懷平圃乃瞻芳林

山海經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芳林
園在青溪峽首橋東南朝宮苑記芳林園一名桃園本齊

高帝舊宅在
秦淮大路北

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

丹陵堯所生處若水
顛頂所生處也山曉

居之猶福

舜釣于雷澤舜姓姚故云姚澤帝王世紀睿嫂之妻曰
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

求中和而經處

揆景緯以裁基

山和陰陽之中也景日也緯星
也揆日星以正東西之位也

飛觀神行虛檐

鹽
雲構離

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

榮屋
翼也

綺疏浸蘭泉於玉砌

鏡照也綺
疏窗也

綉徑復

斯干澗
水也

新萍泛吐華花

絲羽

爾雅小洲曰汜山有穴為岫天采桃花也
柔莢初生木也絲羽黃鳥也五臣絲作錦

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

置帟

皆預設也漢書注省中本為禁中乘輿之物通呼曰禁
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帟平帳幄中坐上承塵也

既而滅宿

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爻

五臣式
作戒

展輪效駕徐鑿警節明鐘暢

音

漢書式道左右中候也禮記君車已駕則
僕展輪效駕展輪具視也效命也明曉也

七莖連鑣九旂

由
齊軌建旗拂

霓揚葭振木

周穆王傳天子賜七萃之士萃聚也猶傳
有七餘大夫九旂天子從車也葭蕭管屬

魚甲煙聚貝冑星羅

重英曲瑤

孫子兵法長陳為
甄函行列也

之飾絕景遺

一作
風之騎

曲瑤車蓋玉也
絕景遺風馬名

函列

甄函行列也

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

衆車
聲

紛紛軫軫

重訂文選集平

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

卷

卷二

變矣

流觴

樂舞

歡洽

賦詩

言言之選身言

三

卷十一

也。羞難得而稱計。計數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淳。罕，獵車名。兵法其醉

邃。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

水而推移。椽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邪詩。葆，所以障舞人

金匏，樂器也。戚，斧也。翹，舞名。籥，亦樂官。周禮：仲春擊土鼓歌幽詩以迎暑也。召鳴鳥于弇。奄州追佾倫於嶰谷。發

參差於王子。王子，喬。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弁州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

經：天山有神鳥狀如黃囊。丹文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妙靡言其美也。正。匡。歌有闕羽觴無算。上陳景

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謫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

陰不居。言日將盡也。草露之滋方渥。喻君恩也。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

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孫月峯曰：格調與前篇同。而稍較活動。撰語亦較峭。何義門曰：序記雜文。遂與詞賦混為一途。自此文作。備其藻。

愈肥。而其味愈瘠。使人思頤之妙。

方伯海曰：按題固是宴曲水。序出作詩之由。與賦體裁自各

不同。奉詔作序。頌述國家功德。原不可少。然亦要辨主客。宴

曲水是主。功德是客。豈可使喧客奪主。入手冒題。理自不易。

但已將大齊受命之隆。及武帝功德之盛。極力鋪張。下便宜

將其地之山川景物。與國家功德。互相映發。方為不拋主位。

豈有復將儲后支庶。宰臣眾職。一一臚列。計全序中。不啻居

三分之二。若不看其首尾。竟不知中間是為曲水序。而作六

朝文。降入齊梁。浮靡庸庸。愈趨愈下。予每恠近人作壽序。祝

其身未已也。又要祝其祖父子孫。祝其祖父子孫未已也。又

要祝其姻婭。甚至膚引事實。體如行狀。竟忘其為壽序也。者

而無識者。反懸之中堂。以耀客。謬種相傳。以盲引瞎。固有所

受病。總由於不知認題切題。故曰不切者。便屬陳言。此昌黎

公所以為文起八代之衰也與。

重訂文選集評

序 三月三日曲水詩

岳

卷二

不叙其文而叙其人全是傳體

世德

任昉王文憲集序

齊尚書令王儉論文憲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諱詳焉

琅邪王氏錄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為名將

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

有海內冠冕

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宋畫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

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

呂虔歸其佩刀郭璞筮以淮水

晉中興書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

刀或為害卿有公輔量故以相與及祥死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與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語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躬

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

離躬俱為秦將行殺伐事書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故云止殺漢書王吉為諫議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有助謂六世名德也公之生也

挺異

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

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

五臣茂下有典字幾上有庶字

序

王文憲集

卷五

卷十一

相貌

文學

陸曰縷縷為誦
家世誦生是為
傳耶非序體矣

秀也精星也。有一于此蔚為帝師。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識顏回有角額似月

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角。騎輔像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一作測其

瀾。衢術皆道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

旨。七畧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後漢書荀爽遭黨錮。隱于海上。著百篇司馬遷書。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沈鬱澹雅之思。離

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曰。龍小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莫不

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

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難測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五臣以雲屋天構。匠

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函。函關洛陽。謂西晉喪亂也。善無工字。函作咸。賀生達禮之

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光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荀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與號曰中興。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一作禿之老

含經味道之生。危高也。秀白也。莫不北面人宗。白同資敬。北面。執弟子禮也。人宗。為人所尊也。資。資於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宏獎風流。增益標勝。未

嘗留心。一有也。學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叔父王僧虔也。晉書

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諡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

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尚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問于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

蓋往觀焉。于是二子如其言。見橋高而仰。梓卑而俯。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

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夷平也。

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韓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子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

早。標聰察。會何足尚。東觀漢記。汝郁字幼異。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抱持啼泣。亦不飲食。宗親異之。因字曰異。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後漢

書。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瓊育之時。日蝕。京師不見。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

所。多。少。瓊未知。所對。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對。年六

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

孫曰風流標勝
爾字却是道實

以下俱用編年
注叙其履歷

孫曰想早慧

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五臣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

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明帝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齊書宋明

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

養齊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吳均齊春秋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元徽初遷秘書

丞宋書齊書格王改年曰元徽於是采公會之中經刊宏度之四部齊書元徽

元徽四部書目齊書蕭勗字公曾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齊書李充字宏度為著作郎時典籍混亂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五經為甲部

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齊書元徽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三言其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也隋經籍志今書七志七十卷齊書蓋嘗賦詩云

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

司徒袁粲字景倩有高世之度脫落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五臣在是矣齊春秋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時粲位亞台

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

司徒右長史儉遭所生母憂服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

選昔毛玠之公清五臣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魏志毛玠字孝先魏

固辭不拜齊書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宋書王僧綽遷侍中遇害諡愍侯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

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也為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寤居膺列宿

宋太尉儉為右長史

王父憲集

序

王父憲集

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宸居天子官俄遷左長史齊臺初五臣建時高帝

齊公受未禪稱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夜師古曰射本如字讀今夜夜蓋關中語轉為此音也領吏部時年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

典彙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

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合分司

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漢官儀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郤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故云分司晉

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

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五臣國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

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

何曰兼三河為六輔

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云六輔謂京兆

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楚謂遠也夏謂近也更記淮南沛陳汝南郡此故

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後漢書許荆兄子世嘗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荆與相

君為賢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前郡尹溫太

真劉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晉書溫嶠字太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

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謂儉與溫劉親加弔祭即弔祭溫表薦孤遺遠協

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

有詔不許齊書俊父僧綽避害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

實任訪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復以本官五臣無以領國子

祭酒復官跟表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

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子胥怨

魏裴潛為兖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留挂于官第凡用物皆呼為服故云挂晉書王遜字劭伯

為上洛太守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後漢書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徵詣郡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

友之義穆若金蘭皇太子武帝太子名昭業此四語本領太子少傅來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

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

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

晉書和嶠為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苟最為監臨不禮最當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晉中興書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

鳳凰池劇諸人賀我邪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宏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

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田光見燕太子太子側階而迎景風東風也淮南子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

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宮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皇朝天子也儲太子也鉉三公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去聲工女寢機而

已哉史記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諸春者不相柩也故以痛深衣冠

悲纏教義五臣無以字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喻濟人也沒世遺愛古之益

友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漢書讀劉向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

羽葆鼓吹增班劔一有為字六十人羽葆班劔俱葬儀漢官儀班劔者以虎皮飾之唐開元禮漢制帶劔晉代以木謂之班劔宋齊謂之象劔

諡曰文憲禮也諡法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

耳目布素表於造次論註布素猶寒素也造次言無時不然也註以布素為貧素之人造次急遽也出財以賑其急遽非也室無姬

姜門多長者左傳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漢書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陸日竟似詩傳

總贊

孫日語俱未入鍊境

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宏長上聲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

進必加善誘單門猶寒門也勗以丹青之價宏以青真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真之龍

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

涯而反盈量知歸謂人皆足其願也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

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張翊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奏漢舊儀制漢禮備以為褒制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爭之書書太尉荀摯受勅制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

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淵旨謂儉也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

實寄宏畧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理積謂義理蓄于中也事感謂往事閱之多也

無是已之心事隔於空語空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

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結已不以廉物宏量不以容非不以廉物謂施之於物則不廉

也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

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政理獨為人所宗也若乃明練庶務鑒

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懸遠也遠得之於天不必相謀而自成於心也求之載籍翰牘所

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

為吏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乘理照物動必研

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偽民瑚璉之宏器王者百數言堂文案

之入深文云云正指此等人也筆削遷易不定也輕重安有加減也南史王儉傳朝議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德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決斷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

坐丞郎無能異者合史諸事實孫云不通助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

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區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莊子伯夷死名

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國董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昭賈曰欲買璞乎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梁書任昉傳承明

自敘

方及文集

初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引為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為當時無輩干洲記崇禮閣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閣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

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遇之則為勝也雖楚趙羣

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

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南史任昉傳王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于任子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

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捐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為如干

秩五臣無如干秩三字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隋經籍志裴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撰今書七志為

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孫月峯曰揆年順去首尾摠摹寫數語猶稍似其人中間遇某事某官輒復標以套語不必與人相當但取官及事相合

頗似編就華語一例填湊碑狀文集序樂用此體千篇一律直至唐末皆然即柳州猶間沿此格惟昌黎乃棄盡不用耳

何義門曰任筆有重名亦以在當時稍為質健特不能離去俗格高出有限耳大畧昭明輩猶思上追元嘉也直是一

篇四六行狀方伯海曰按次序整齊詞旨繁富而味同嚼蠟聲似叩缶排

偶文所以不足貴也或病其以序夾傳體裁不合予謂龍門既可以傳夾論此以序夾傳是亦無害但恨其一覽而盡耳

且篇中序其尹丹陽領選事一切事蹟凡與王儉出處相類皆可移甲就乙蓋文既用偶不得臚入實事勢必取其近似

依類以肖形前後皆可展轉相襲襲之不已陳言腐句套格膚詞何殊一幅衣冠畫像皆可隨意指為某某也試觀昌黎

作序直序其所序之事移向他事不得作傳直傳其所傳之人移向他人不得理以質實為宗氣以渾灑為主文字方有

真面目所為起八代之衰者以此但四六文凡尋常通套應酬自不可少自當存之以備一格

重訂文選集評卷十一終

